

# 九陽 VS 神功

◎文／孫立銓 ◎圖／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提供

## 反攻大陸

從陽具、歷史、政治、

解讀姚瑞中

反攻大陸行動的預言。

後宮情境的虛擬，暗喻「反攻大陸」慾望的無法滿足。



**早**  
在上一世紀末、本世紀初，西方心理學家弗洛伊德(Freud)就已經發現人類大部分的心理現象與問題的出現，都與「性」脫離不了關係，因為他發現許多心理問題、社會現象與道德規範等，皆與人類的性經驗有關，其中大部分的首次性經驗，就是來自於對自己身體性器官的好奇，而

甚至於可以說「性」是無所不在，充斥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  
**反攻大陸先練「功」**  
就以台灣文化的性文化意涵而言，這種「性」集體崇拜的社會現象，最明顯的就是對男性陽具的拜物崇拜，許多時候是以「壯陽」信念流行在「持久力」的迷信中，因此因為崇拜男性陽具而所

這種因對性器官好奇所產生的人類自然集體「性器官」崇拜，不論是在早期與現代，則充滿在人類文明的不同地區、時期與文化中，顯示出強烈的「性」文化意涵。  
事實上，這種對性器官崇拜的強烈「性」文化意涵，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經常以不同的形式、面貌呈現在人類的宗教信仰、歷史、政治及社會的集體記憶與規範中，有時是一種集體意識，有時是一種社會禁忌，有時又潛藏在人類文明的黑暗底層，

暗示的權力地位之象徵，則處處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的政治生態與歷史發展中。其中最特殊的例子就是，持久將近半個世紀的「反攻大陸」信念。  
何以過去的國家最高國策「反攻大陸」使命，會與「陽具崇拜」的文化意涵產生關係呢？就以剛從威尼斯雙年展回來的Y世代傑出藝術家姚瑞中於「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所進行的「歷史測量系列」(「反攻大陸行動」)「預言篇」(行動篇)的創作為例，他將九個粗壯堅挺男人的木刻男性陽具煙灰缸，置於九個貼上金箔的金馬桶，暗喻只有一國之尊的男性領導人，才有權力、資格使用最具陽剛之氣的「九陽神功」馬桶。  
原本「九陽神功」在武俠小說裡，就說明只要能練完「九陽神功」中的第九重最高境界，就具備了稱霸武林成為武林盟主的資格，因為無論在功力、意志力與戰鬥力等等，「九陽神功」皆達到展現現性世界中仰望、懼怕、崇拜的最高境界，特別是它背後所代表發號施令的權力象徵，往往是「九陽神功」最吸引武林英雄覬覦之處。

很顯然地，姚瑞中巧妙地在他「反攻大陸行動」(「預言篇」)的裝置作品中，埋下了一種政治反諷與對比。在「反攻大陸」成為強烈的國家使命時期，「反攻大陸」是國家強人政治「九陽神功」的最高權力集中，它也是當年國民黨黨國策中的最高指導原則。但是隨著歷史時光隧道的吞沒，「反攻大陸」的使命重責大任，卻從日漸式微的政治口號象徵，成爲一種不可能完成任務(Impossible mission)的政治神話，而姚瑞中今日的再提出，無非是暗示「九陽神功」的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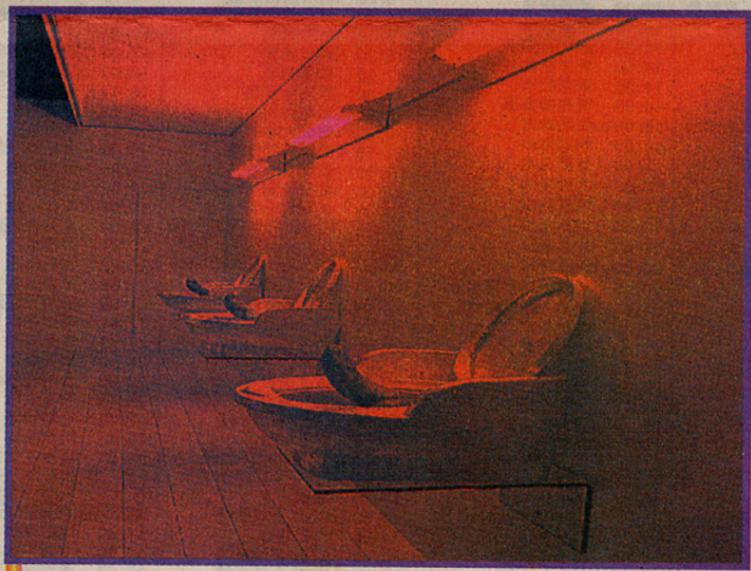
治意義，已經轉換成具歷史諷喻的反諷象徵。  
在整個「預言篇」的裝置作品中，姚瑞中裝置出一個虛擬的歷史情境，挪用唐朝李淳風、袁天罡的「推背圖」(此為古代坊間流行預言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本書，內有七十二象，其中最後十二象正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預言圖)，繪製於十二張大型屏風，將整個空間以粉紅螢光及金色渲染呈現後宮的糜爛氛圍；同時還不斷播放反攻大陸口號時期白光的唱老歌「我等你回來」，營造出一種情人慵懶等待，但卻無以獲得、也不曾失去的感受，而這也指向一個充滿「等待」與「情慾」的主要狀態，也是一個永遠無法被滿足的後宮情境。

然而，這種永遠無法被滿足的後宮情境，實際上則象徵「反攻大陸」任務不可能完成的「九陽神功」之「破功」。特別是在現場不斷播放的「我等你回來」一曲，可令練就一身「九陽神功」的梟雄陽萎，而其所散佈的萎靡情境，則凸顯出面對這種歷史認知的矛盾與壓抑，即以極爲萎靡的情緒氛圍，進行一種自我麻痺、沈溺的宣洩與轉移，來填補因不可能完成所帶來的過度空虛。很清楚的「預言篇」是對凝聚形成政治神話背後那種無奈「等待」與「情慾」的暗示，並揭開台灣歷史所產生的荒誕口號、怪異政治現象的神秘面紗與一種無可言喻之政治神話的真相。

### 文人自我調侃的政治無奈

事實上，唐朝李淳風、袁天罡以民間推背治療的「推背圖」，預言中國千年來的歷史，表面雖是一種治病的推背圖，但實爲一種暗示政權、歷史更迭的抒發形式，而此正是典型中國文人迂迴、自我調侃的政治無奈。當然相較之下，姚瑞中的政治迂迴與無奈則呈現在此次「預言篇」中的裝置作品中，並將一位知識份子的歷史敏感以非常荒謬、詼諧

的方式，及一種具象徵、宣示的行動，抒發、宣洩出既是一位知識份子但卻無法改變歷史及對歷史無法表示什麼的無奈，這就是台灣知識份子的一種悲情情結，甚至於台灣知識份子一種特有的扭曲。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姚瑞中將暗喻陽具崇拜的「九陽神功」與「反攻大陸」神話並置一起所產生的聯想，啓示了我們政治神話就如同漂浮不定、永無止境的男女情慾，既不曾真正擁有，也不曾真正失去。而另一方面，姚瑞中以荒謬、詼諧、顛覆



「九陽神功」的陽具金馬桶，揭示了凝聚形成政治神話背後的「等待」與「情慾」。

、嘲諷的藝術語言，將得自於大時代荒誕的經驗感受，抒發成一種來自特殊時空的錯差感覺，即「集體的記憶在空中飛舞飄盪，歷史是回憶的塵埃，蓋不住的是人性的慾念。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有。」很顯然地，姚瑞中的反攻大陸，應是針對台灣人民過去嗜盡歷史玩笑後的「對歷史的一個反撲」，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嘲諷與解構。(姚瑞中個展，即日起至7/26日於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展出)